

内 容 提 要

在我国历史上，南唐后主李煜是绝无仅有的以词人兼有帝王身份的独特人物。他袭位时，赵匡胤已经黄袍加身建立宋朝，“卧榻之旁，岂容他人鼾睡”？在国势奄奄不振、社稷岌岌可危之际，他委曲求全，厌弃政事，纵情声色，沉湎文墨，特别是当国破被掳北上汴梁之后，寄人篱下，苟全性命，回首故国，缅怀往事，以其充满真情至性的清词丽句，千载而下盛誉不衰。但词也带给他以不测之祸，最后还是被宋太宗赵光义毒死了。

李煜可谓官场外行，词坛里手，他的浮沉、得失，是非和功过，广大读者当有各自的评说。

· 北京长篇小说创作丛书 ·

李后主浮生记

Lihouzhu Fushengji

杨 书 案 著

出版：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发行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印刷：安平印刷厂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

10 印张 224,000 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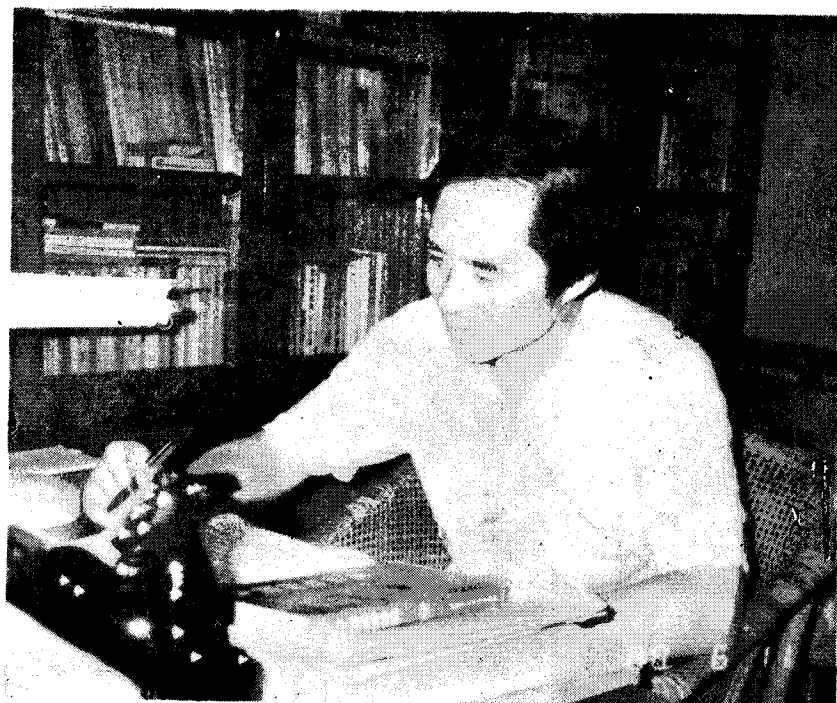
1989 年 6 月第 1 版

198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：1—610

ISBN 7-5302-0134-4/I·133

定 价：(精装) 9.15 元



杨书案

“今晚，你怎么啦，怎么专往不吉利的方面想？别忘了，七夕是我的生日，说一点祝福我的吉利话吧。”

是啊，今晚我怎么了，一种不祥的预感攥住我，摆也摆不脱。也许，我真不该在这个喜庆的节日，说这些不吉利的话。

“女英，你看，银河上面起了一层白光，那是喜鹊搭的桥吗？可是，织女呢，怎么看不见她在河边牵引织机，纺纱织布？”

女英抬起头来，见李煜扬起来点指天河的手是空的，慌了，忙问：

“你手里的药呢？”

“药，我已经吞服，织女呢，在哪里，怎么看不见？”

女英疯狂地拍打李煜：

作家手迹



南唐后主李煜



娥皇弹曲



女英赴约



冒娘



妃子黃氏焚書



女英探視娥皇



女英放鵲



李冠折箭

一个镂刻精细的沉香木架，上面悬吊一块同样镂刻精细的、绿莹莹的玉磬。玉磬长尺许，宽不足半尺，小巧玲珑，放在案头正合适。

玉磬正面镂刻四个篆字：聊代清耳。

击磬的小木槌，也是沉香木的。

李煜拿起小木槌，敲敲玉磬，声音清越，象秋天的鹤唳。还有一股淡淡的香气，不知是声音传出的，还是木槌传出的。

他尝读佛经，中有“醍醐灌顶”之说。醍醐制自牛乳，为奶酪之上品，世间上味。佛家以禅机启人顿悟，就象醍醐灌顶。“岂知灌顶有醍醐，能使清凉头不热”。

“清耳”这两个字用得好。醍醐灌顶，玉磬清耳。

听内侍说，玉磬是润州（今江苏镇江）本起寺

一位女僧献的。它本是女僧案头常用之物，只要有世俗人来寺，听了世俗语言，她便要起身击玉磬清耳。如有俗务烦扰，便读词章清心。她将家传玉磬进献宫廷，说是钦佩国主清词丽句。问她最喜欢国主的什么词，她说，最喜欢《清平乐》：

别来春半，触目柔肠断。砌下落梅如雪乱，拂了一身还满。雁来音信无凭；路遥归梦难成。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。

似乎，父亲元宗朝有位叫李建勋的宰相，也有一个玉磬，磬声极其清越。堂上来客说话秽俗，便急起击玉磬数声，叫做清耳。这女僧的做法和当年李建勋的做法，何其相似乃尔。

李建勋是个极明达的人，年齿未衰，便急流勇退，称病告老。晚年营亭榭于钟山，寄意泉石，赐号钟山公，妻子自号钟山老媪。

他弃世二十多年了吧？据说，临死遗言：时事如此，我能保全身首归九泉，万幸了。我死之后，用素布装殓，不要筑坟立碑，以免它日遭掘毁之祸。

这些话，当朝的人听了会不舒服，但的确是明达有识的话。二十年过去了，据说，现在已经无人能辨识他的坟墓了，钟山空留下他住过的亭榭。

时事比二十年前更加艰难，李建勋的遗言，更觉得警辟，可是，自己却身不由己，实在可叹。

李建勋身后寂寞，听说，只有一个女儿，也不知道她现在景况如何。

忽然联想，这女僧莫非就是李建勋的女儿，这玉磬莫非就

是当年李建勋清耳的玉磬？但立即苦笑摇头，不大可能，一个宰相府的千金小姐，怎么会去当尼姑呢？不过，应该派人去察看察看。李建勋的女儿现在怎样了，一代贤相的后裔，应该关照关照。

那女僧什么来历？有这样清操，看来不是等闲之辈，但为什么遁身空门，有什么坎坷身世？《清平乐》为怀念弟弟从善入宋不归而作，她偏偏对这首词倍感兴趣，也许家事也有什么不幸。应该派官使去润州本起寺，给女僧一些赏赐，送她一幅御笔亲写的《清平乐》词，以奖赏她进献清耳玉磬。这样一来，也许能解开一个谜，这女僧究竟是不是李建勋的女儿，或者和李家有没有什么瓜葛。

李煜摆开笔墨纸砚，给女僧写那首她最喜欢的《清平乐》。

他留意笔札，所用文房四宝，都是极考究的。

他现在用的笔，叫“点青螺”。当年，昭惠后善音律，也能写小词；这笔，是专门为她定做的，由宣城著名笔匠诸葛氏制造。昭惠后下世，他自己用这支笔，一来有一种亲切温馨之感；二来这笔也实在好写，用了多年，还象新的，没有脱断一毛，笔毫展开，刷刷一崭齐，锋毫柔韧，犀利不秃。

他的砚池很多，眼前这个宝石砚山，径长不过咫尺，前耸二十六峰，都大如手指，不假雕琢。他把这些天成石峰命名为华盖峰、月岩、方坛、玉笋、翠峦。有上洞下洞，三折相通。有龙池，遇上天阴下雨的日子，自然津润滴水。这砚由著名砚工李少微用天然奇石制成，李煜很喜欢，便将李少微擢拔为宫廷砚官。

砚旁的墨锭，双脊龙形，为墨务官李廷珪造。当时有贵族偶然将廷珪造的墨丢失水池中，以为经水已坏，不再捞取。过

了月余，家人临池取水，又将金器坠入，这才叫善泔水的下池捞取。不但捞到金器，还捞到了墨锭。这锭墨剑脊圆饼形，光色不变，表里若新。从此，李廷珪名声大噪，廷珪墨开始为世人宝藏，本人并被荐入南唐宫，担任墨务官。廷珪歙(shè舍)县人，和砚官李少微同乡，他初姓奚，后赐姓李氏，可能李少微也是赐姓。

李煜蘸墨写词，笔法瘦劲，写到“雁来音信无凭，路遥归梦难成，离恨恰如春草，更行更远还生”，完了，颓然掷笔。

前年冬天，宋灭南汉，屯兵汉阳，摆出进兵南唐的架势，金陵人心惶惶。李煜心里惊恐，即派弟弟从善赴汴朝贡，上表改唐国主为江南国主。从善一去，便被宋太祖留住不放，实际上做了人质。

从善排行第七，与李煜同母。自父亲元宗起，皇室子弟多爱文学，而他却尤喜武略。父亲是很爱从善的，哥哥弘冀死后，有大臣劝父亲立从善为太子，以长幼有别，父亲没有同意立幼，而立年长的李煜为太子，但私心还是爱怜从善。父亲去世那一年，迁都南昌，让李煜留守金陵，而要从善率扈从诸军随驾。父亲在南昌病危，临终，从善曾怂恿随驾大臣在父亲面前讨遗诏，立自己为南唐国主。据说，这种私愿遭到大臣拒绝而未成。后来，从善扶棺回来，见了李煜不免面有惭色，而李煜却并没有放在心上，甚至心里以为，如果大臣请命，父亲临终遗诏，命从善继位南唐国主，未必不是一件好事。也许，南唐国事因此改观，国力从此振兴。

所以，他一如既往，对这位弟弟情好弥笃。自从善被宋太祖强留汴京，时刻思念着他。不久前，又派人使宋，请求赵匡胤放从善归国。使者到现在还没回来，也不知道事情结果如何。正想

着，一内侍进来禀报：

“国主，去汴京的使者回来了，请求陛见。”

“快传他进来。”

使者拜见了李煜，李煜问他，见到宋太祖了吗？见到了，国主要我找的宋太祖写真像，也找到了。当下李煜暗喜，要看一看，陈桥兵变，夺了北周天下，又陆续灭了十国中的好几个国家，蚕食了南唐江北、淮南大片土地，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这个人，究竟何等模样，是不是有三头六臂？

李煜接过赵匡胤的写真，这是一张全身画像，只见画上人物英武伟岸，黝黑而丰颐。那双眼睛咄咄逼人，深不可测，虽是图像，但也不敢正视。他想，果然是天下枭雄，自己很难斗得过他。心里忧惧，一时神色茫然，不知所措。

“国主，宋太祖还要臣带口信回来……”

“哦、哦，”李煜这才回复自我，“他怎么说？”

“他说，从善大人在江北过得很好，不想回金陵。”

过得很好，怎么个好法？不想回金陵，是从善自己的意思吗？这事实在难说，说好，哪里会有故国家园好？说不好，从善大人目前在汴京的确受到优待，日子过得很优裕。宋太祖在汴阳坊选了一套数十间最宏丽的房子，赐给从善大人居住。据说，去年国主曾派人带五万两银子，私下送给宋国宰相赵普，请他对南唐的事情多多关照。赵普拿了银子之后，觉得不妥，便如实禀报了宋太祖。太祖说，这银子不能受。赵普说，那就如数退还给南唐使者吧。那也不妥，大国应有大国之体，应当使对方高深莫测。赵普将南唐的五万两银子收下来，交给国库；另方面，太祖命国库拿出五万两白金，赏赐从善。结果，人人称赞太祖度量。从善大人，据说，也受了感动。

好好诈的用心！这么说，从善弟一时回不来了。不但从善大人回不了，臣在汴京还听到一些流言……什么流言？臣不敢说。说吧，说好说坏，恕你无罪。

使者环顾左右，似乎有所顾忌。李煜会意，命左右暂且退下。使者才小声禀报，臣在汴京听宫里泄露出来的消息说，宋太祖还打算派使者来，传国主到汴参加郊祭。国主如果推辞不去，就等国主送使者上船北归的时候加以劫持。只要国主的脚踏上船板，马上开船，载国主北渡。听了这话，李煜更加害怕。

李煜正打算细问详情，宫前守卫进来禀报，从善的妃子来了，要见国主和从汴京回来的使者，打听消息。李煜脸上立即变了颜色。自从从善使宋，被留在汴京，他的妃子经常来哭泣要人。开始，李煜对这个弟媳十分同情，好语安慰，陪着掉眼泪，赏钱赐物送她回宫。来的次数多了，每次哭哭啼啼，纠缠不休，而他又无力将从善马上要回，便害怕见她了。现在，听说她又要来见，赶快命使者从侧门离宫。要守门的告诉从善妃了，国主不在，出宫私访去了。

布置完毕，他赶快更衣，慌忙中随便带了几个随从，也从侧门微服出宫而去。

从善妃子哪里信守门人的话，不顾阻拦，闯进宫去，一路哭哭啼啼，澄心殿找不着李煜，又到别的殿找。但哪里有李煜的影子？宫人劝解说，我们不会骗你的，国主确实出宫私访去了。国主也一样思念弟弟，你看，几案上还摆着他手书的思念弟弟的词呢。

从善妃无可奈何，只好自己回去。从此，整天眼泪不干，没有多久，便忧愤而死，国人无不哀怜。

李煜慌慌张张从侧门出了南唐宫，微服走在街上。漫无目